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花開歲月

王瑋瑋

花開歲月，春意長存。春天總是悄然抵達，在不經意間，她帶著一縷溫柔的氣息，輕輕拂過大地。微風吹過，帶著初春泥土的氣息和青草的芳香，那溫暖的陽光如同一雙手，輕柔地撫摸著每一片葉子，每一朵花朵。立春的早晨，彷彿所有沉睡的生命在一夜之間覺醒。柳條輕舞，花蕾初綻，春天，便是大自然對生命的慷慨贈予，是一種從靜止到生動的奇妙過渡。

春天的景色美麗而生動，卻並非空洞的景象。在這片勃發的生機中，隱藏著歲月的深意。人們常說：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」春天，不僅讓我們觸及自然的復

甦，更讓我們在四季的變換中感悟到生命的延續與傳承。這一季的花開、這一季的嫩芽，彷彿都在提醒我們：時間流轉，歲月無聲，而每一刻的美麗，都不容忽視。

「占一代風流，捐百年餘韻。」這句話在春天尤為契合。春天的美麗，永遠不僅僅屬於當下的我們，它承載著千年歷史的餘韻，流淌著先人留下的精神與風采。每一片新綠，都是大地深沉歷史的延續；每一朵花開，都是曾經無數故事與夢想的凝結。春天賦予我們新的生命與希望，同時，它也讓我們在繁華背後，感受到歲月的深重與流轉。

春天常常令人思考時間與生命的意義。年少時，我們熱愛追逐夢想，正如春天那初發的嫩芽，充滿了無限的可能與希望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青春悄悄離去，曾經燦爛的面龐開始被歲月雕刻，曾經飛揚的心情變得更加內斂與深沉。正如李清照在《如夢令》中所寫：「常記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歸路。」那時候，春天的景色如夢般燦爛，卻也如夢般消逝。在歲月的流轉中，我們愈加明白，生命的每一刻都在悄然流逝，曾經擁有的美好時光，已經成為回憶，成為心底一隅永遠留存的溫暖。

然而春天的真正魅力，正是她不僅屬

於過去，也屬於未來。她是無限可能的象徵，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開始。每年春天的到來，都是一次生命的再生，它提醒我們，無論過去多麼匆忙，未來依然可以充滿希望與生機。無論我們如何悄然老去，生命的輪迴總能帶來新的起點與新的風景。就像那不斷生長的嫩芽，春天給了我們重新開始的機會，也給了我們對未來無限可能的期待。

春天是大自然的溫暖詩篇，它帶給我們過往的思索，也賦予我們對未來的希望。我們在這片花開的世界裡，看見了自己的青春，也瞥見了未來的光明。在四季更替、時光流轉的洪流中，春天總是那份始終如一的存在，它見證著生命的起伏，也成就著生命的延續。

因此每當春風輕拂，萬物復甦，我們不妨停下腳步，去感悟這片刻的美麗。春天的花朵，承載著歲月的風流與餘韻，而我們正是這場季節盛宴中的參與者。她不僅是自然的輪迴，也是每個人心中那份對生命不息的嚮往與追求。

花信再至

賈炳梅

雨水節氣前，料峭春寒裡飄起霏霏雨雪。收拾阳台霉濕的舊花盆時，我的指尖忽然觸到某種鋒利的溫柔——那盆被遺忘了三四年老蘆薈，竟從青銅色老葉深處掙出一莖粉紅花蕾，狀若飽蘸硃砂的狼毫筆尖。我怔怔地凝視這株主莖彎曲已木化如古箋的蒼勁植物，歲月的灰翳覆滿層層老葉，卻依然於最隱秘處擎出這般鮮潤的生機，恍若青銅器皿裡突然綻放的珊瑚枝，令我不禁眼眶濕潤。

三年前那個臘月，這株從青海高原隨我們遷徙定居於陽台七載的蘆薈初綻花顏，其震撼恍如昨日。此前，它始終悶不做聲地生長，我從未想過它會開花。瞥見它捧出一莖花蕾的那刻，我的激動和訝異，無異於猝然聽見啞巴開口。彼時，我守著這株蘆薈積蓄七載光陰釀成的橘色火焰，感覺整個寒冬都被它燒得滾燙。

我曾興奮地用相機定格它初綻的每個時辰，在筆記裡詳細描述花瓣長大及至舒展的每個瞬間，甚至為它寫下千字長文，如同為初生的嬰孩撰寫成長日記。然而，當最後一瓣橘紅枯萎零落後，我卻像失信於神明的香客，任其退守陰影處蒙塵，任憑相機記憶卡裡綻放的那抹驚鴻，淪為電子塵埃。

這些年，我總被遠方的幻影迷惑，任曾癡心搜羅來的花草在陽台上自生自滅。這盆老蘆薈尤其可憐，被那簇張牙舞爪的蠟花逼至牆角，又承著綠蘿垂落的籐蔓及牆角屋頂飄落蛛網的糾纏，葉心積滿經年的風霜，像是被遺棄在戰場角落的青銅盾牌。我始終沒能俯身為它擰去塵埃，卻總在社交平台追逐虛擬的春色，點讚那些精修過的花草九宮格，消磨光陰。

這盆老蘆薈，兀自在塵埃裡生長。三年蟄伏，竟又捧出新的花莖，如同老兵從戰壕裡舉起殘破的旌旗。那日與兒媳通話，聽她說網購的智利車厘子正在派送，我忽然哽咽，向她訴說這個奇跡，彷彿在通報家族新添了子嗣。再看那莖花苞，正以稚拙的倔強，在晾衣架與雜物箱縫隙間蜿蜒，像極了那年我們在青藏公路見過的朝聖者，以額觸地卻始終向著日光。

翻開泛黃的觀察筆記，驚覺這次的花蕾比上次明顯稀疏。是三年積蓄不及七年醇厚？抑或逼仄空間蠶食了它的元氣？然而，那裂開的苞衣裡，淡金花瓣卻依然閃爍著初生的光芒，如

同敦煌壁畫裡飛天手中永不墜落的燈盞。某個清晨，我訝異地發現，那枚花莖竟然將莖幹折成直角，宛如《山海經》裡倒掛絕壁採藥的仙人，令我不禁想起地質隊員勘探時繫著繩索攀巖的倔強身影。

驚蟄雷聲滾過玻璃的那夜，我似乎聽見花苞迸裂的細響，猶如古琴弦上迸出的泛音，讓我心顫。晨起奔去陽台，正撞見蘆薈又一朵花舒展開六片蟬翼般的絢紗，金蕊綴滿星辰碎屑，恰似波斯匠人用金線在月光紗上刺繡。這分明是比三年前更壯闊的綻放！那老葉邊緣的枯焦與新舊的鮮潤，在晨光下形成奇異的和弦，彷彿古寺裡同時敲響的晨鐘與暮鼓，讓人恍惚神迷。

晨光中，整支花序顯露出精妙的秩序。下端的花已然怒放，中段尚裹著淡粉的青紗，頂端仍是緊緊閉合的翡翠珠子。最盛處那朵花的花瓣上凝著夜露，將透過沙簾的朝陽折射成七彩光斑，在牆壁投下流動的虹影。我再次被震撼：這盆植物正在用花朵丈量時間，從下至上，從綻放到閉合，竭力完成著一次生命的測繪。

晨風攜帶著某種熟悉的甜香，浸入我的心脾。忽然憶起三年前我那篇《蘆薈花開》的結尾：「有些存在，本就是為了證明剎那即永恆。」此刻，我卻感覺需要修正：真正的永恆，或許不在某個驚鴻一瞥的瞬間，而在於枯萎與重生之間的無盡折返。

你看，那些最早開放的花朵已蜷縮成琥珀，但頂端新的苞芽仍在不斷吐露春信，像蠶兒用銀絲丈量生命的經緯；又像敦煌藏經洞的經卷，在湮滅與重生間傳遞著千年不息的火種。我拿起手機，輕輕拍下這莖花蕾此刻的模樣，連同我的歡喜和希望一併發送給兒媳。

清明將至，這莖花枝末梢蓓蕾終於綻放。坐在由盛放與凋零構築的花瀑前，我總算看清了這株蘆薈曾被忽略的細節：老葉背面有螞蟻搬運花蜜的路徑，斷根處長出的氣生根正悄悄扎進杜縫，三年前的花莖枯萎成木質化的支架，卻仍倔強地托著新生代的綻放。

暮春的風裏著柳絮湧進陽台，將謝落的花瓣吹向更深的角落。我沒有像上次那樣急著清掃，只是把這盆枝幹嶙峋的老蘆薈往明亮處挪了半尺。既然知道了有些生命自己會走出輪迴的圓，我們要做的，不過是騰出向陽的方位，擰一擰經年的塵埃，在向陽處靜候奇跡——就像青海湖畔的轉經人，終其一生都在等待蓮花次第開放的聲響。

深巷。牆根下綿綿的苔蘚，被瓦片滴下的水珠鑿出淺淺的窩。牆上半截櫻花探出頭來，粉粉嫩嫩，忽聽得吱一聲，對門漆色斑駁的木門打開，露出個竹編的簸箕，鋪滿了剛出鍋的筍片子，哄哄地冒著熱氣，頭戴布巾的阿婆兩手向前撐著簸箕，正吃力地喊著什麼，木門裡就竄出一個孩子，拽著兩條小板凳就跟了上去。

不遠處支著油布棚的老攤子飄出煎毛豆腐的焦香，油花在雨氣裡滋滋地跳，鍋面排開方方正正的毛豆腐，白綿綿的菌絲好似落了層新雪，邊角已叫菜籽油煎出焦黃的脆皮，「急不得，要等這『虎皮毛』生全咯！」攤主用鐵鏟輕輕撥弄，豆腐塊上的絨毛在熱油裡蜷縮成金絲的網狀，刺啦啦騰起的香味勾得幾個路人不肯離去。朋友第一次吃毛豆腐時，抱著試毒的心態久久不敢下筷，咽完了頓覺香氣撲鼻，「這香味真怪，三分像松菌，七分像奶酪的醇。」嘗過洋墨水的朋友一開口就讓這毛豆腐第一次有了異域的香味。

街邊采風的幾個學生撇開手裡的畫，眼巴巴瞅著攤主撒一把蔥花，捻出毛豆腐壓在瓷碟裡，灑上兩勺辣醬，看著紅油慢慢滲進蜂窩狀的肌理，外皮脆如春卷，內裡卻滑似凝脂，一口咬下，後頸立時沁出一層薄汗。一陣風吹過，簷下滴落的雨珠劈啪砸進油鍋，炸開的油花嚇到了竹匾裡打盹的貓，「喵」一聲驚呼縱身下地，卻碰翻了晾在窗台的豆腐乳，幾名學生也快快地跑開。

江對面的茶山隱隱浮在雲霧裡，幾名採茶的婦人裹著藍布頭巾，身影被霧氣洇成深淺不一的青。小時候最怕採茶，天幕未亮時，茶叢碰撞聲就已撞碎了茶山的夜色，陡坡的茶樹掛著宿雨，採茶人一個個將身子弓進茶海，露水順著葉脈灌進袖管，後脊樑沒一會就叫衣服糊在背上，昨日的茶漬早把手指染成赭色，變黑再至指甲和皮膚浸成墨，許多年後我的食指和拇指仍要比其他指頭顏色深些。

暮色垂下，燈籠一盞接一盞亮起來，映得青石板泛著蟹殼青的光。

「魚躍龍門！」鑼鼓聲遠遠傳來，孩子們的叫聲越來越亮，一陣紅鯉的魚燈破開喧鬧從巷弄湧了出來，幾十盞魚燈描著金邊，舞起來真似金龍擺尾，領頭的金鱗巨鯉足有三四米高，口中銜著的寶珠竟真能隨著魚頭擺動吞吐明滅。「鯉魚戲水！」魚腹內的燭火將人影投在粉牆上，一陣祝禱聲裡，魚燈齊刷刷昂首躍起，竹篾編的鯉魚鬚子顫巍掃過馬頭牆，鱗片上貼的金箔映得滿街生輝。

江霧不知什麼時候散的，樓下酒坊支起木窗板，糯米酒香混著潮氣，把暮色釀成了琥珀。遠遠望見老楊頭蹲在船頭修補罩網，網眼間漏下的月光像是撒了把碎銀。深巷裡飄來烘茶香，該是哪家乘著月色趕製新鮮的毛峰。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……」誦讀聲裏著花香鑽進窗柩，散在小城的燈影裡。

春雨入江南

胡武勝

徽州的春雨像是松煙墨灑進了山水間。臨近午時，江上已浮著些零星的雨腳，我披衣在窗前站了會，雨絲就稠了起來，家家接連升起的炊煙，將要貼著雨絲往上爬，總被江風揉碎，氤氳進了墨色的山水，雨珠子斜斜掃過馬頭牆，簷角的鐵馬也叮咚咚地搖起來。

幾葉烏篷船緩緩靠岸，遊客說著笑著下船離去，老楊頭倒還調轉船頭，往江中漂去，「去家吃飯啊！」「春水船如天上坐！」老楊頭話音未落，小船已搖著頭扎進江霧裡。新安江邊好些渡口，一人入了春，遊客就密了，老楊頭年近七十，好些年前在江邊打魚賣魚，撐得一手好船。

「老楊頭又喝酒去了。」這時候的水路最宜淺酌，兩岸山色像是被雨絲勾了層淡赭。船過江心，老楊頭把木槳隨後一放，從船板下摸出個錫壺，就著花生米，慢悠悠地品起來。我頭一次見這錫壺，是攜外地朋友感受徽州的春色，正聽著竹篷上響起細細的沙沙聲，兩岸桃花梨花交相盛開在雨幕裡，朋友驚歎連連，激動中一抬手，掛在竹篷邊的錫壺便砸了下來，漏出的酒香惹得老楊頭不住地歎惜。

朋友下船時掏出好幾斤酒的錢遞上去，老楊頭連連推脫。後來的幾天，朋友堅持走水路遊玩沿江，因此跟老楊頭漸漸熟絡起來。

雨絲順著窗縫鑽了進來，澆在臉上涼津津的。三五個戴著箬笠的姑娘蹲在埠頭，正往竹簍裡碼著洗乾淨的蕨菜，遠處不知誰一聲口哨響起，雨霧裡忽然游出一隊鴨子，領頭黃鴨的翅膀撲棱棱打散水面，攪碎了倒影裡說笑的姑娘面龐。

雨歇時分，青石板路泛著幽幽的光，從路口蜿蜒著鑽進

文藝副刊

海韻

歷代文人對於蛙的喜愛不勝枚舉，唐代詩人楊收就有一首《詠蛙》的五言絕句：「兔邊分玉樹，龍底耀銅儀。會當同鼓吹，不復問官私。」此詩前兩句一虛一實，或用典故，或描形態，把蛙的動人之處活畫出來了；後兩句表示設想，借物詠懷，表現了少年詩人的崇高志向和博大胸懷。

「黃梅時節家家雨，青草池塘處處蛙」，啟蒙先生總愛搖頭晃腦。我們卻嫌他酸腐，趁他打盹時溜到塘邊，折葦葉作舟，載幾粒野莓當貢品。忽有青蛙躍上船舷，嚇得小舟翻進藕花深處，倒應了辛稼軒「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」的意境。水草纏繞著腳踝，像祖母絮絮叨叨的叮嚀。

歷代畫家對青蛙都情有獨鍾，宋人佚名的工筆《荷花青蛙》栩栩如生，齊白石筆下的青蛙工寫兼備，婁師白、趙少昂、來楚生筆下的青蛙各具特色和神韻。

多年後讀到陸放翁「薄暮蛙聲連曉鶯」，才知古人亦曾在這樣的夏夜失眠。他們是否也窺見過青蛙鼓腮時，腮邊水珠折射的七彩月光？是否也數過葉間此起彼伏的漣漪，像在點數散落的星辰？

池塘早被填作停車場，唯有那池蛙鳴化作翡翠珠子，永遠滾落在記憶的絲絨盒裡。

今夜推開西窗，月光仍是宋時那輪。恍惚有水草攀上窗檻，蛙鳴從泛黃的線裝書頁中躍出，濺濕了案頭微涼的茶。